

2021年
读书报告

书的恩赐

魏振强

岁末的最后一天。

回望这一年，你会轻轻喟叹，还是浅浅微笑？这一年，你像往常一样奔走、努力，也许得偿所愿，也许留下遗憾。欣慰也罢，不甘也罢，2021年已成为人生中的一个片段，一个永不回头的过往。明天，就是新年，新一轮的太阳照常升起。

时光如水滚滚而去。纷纷扰扰的人世间，总有身影在书桌前安静地坐着。灯光柔和，即使是浑浊的眼睛，落到书页上，都会发光。目光在字里行间行走，心与远方，与另一个世界瞬间连接，这是一个人最好的时光。那些远走的人，那些飘散的烟云，在一个人的心中苏醒、复活、还复，受到爱。那个安静的人此刻心潮奔涌，飞进另一个时空。

这是书的恩赐——赐每个失意的人以光，以力量；赐胜利者以清醒剂，以励志丸。

这是书籍的恩赐——赐孤独的你以恒久的陪伴，赐你一条安静而美好的路。

散文容易柔弱，女作家的散文更容易柔弱，但周晓枫的散文却一直以力量著称，这力量不是说她遣词造句多么野蛮或多么男性化，而是说她可以沿着一个微小的事物不断深入下去，引领我们进入一个个小宇宙，感知绵长的悲欢，和恒久的惊奇。这本《幻兽之吻》，是其最新散文集，和一般散文集的散碎文章集结不同，构成这本书的每篇文章都有数万字之长，都透彻呈现某一个作者萦绕于心的话题，从小动物到女性写作者再到离奇瑰丽的梦境，周晓枫把散文写作当成一种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方式，而非简单的表达情感。

李伟长的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是一本书评集，虽然他更愿称之为阅读随笔。写这样的文章，当然首先要将一本书读进去，但更重要的，是读进去之后还要从这本书里读出来，建立一个与这本书的适当距离，这个距离，也可以说是和读这本书时的自己的一个适当距离。写书评时的“我”已不再是读这本书时的“我”，倘若失去这种自觉，书评就会沦为某种读后感式的存在。而距离总是在某个参照系中的距离，我们和自我的距离感源自他者的参与，我们和一本书的距离感则取决于其他书的参与，某种程度上，读完一本书只是撰写这本书的书评的开端，因为接下来一个称职书评人要做的，是去探索这本书可能波及的未知参照系。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是“书评人李伟长”对自我的“一次次地重写”，当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去尽情揣摩、引申、拓展那些书籍中令他着迷的细节，他也是在探索那个更好的自己。

我一直觉得，在外文诗这方面，与其一直读译诗，不如多读一点翻译过来的诗论和诗人随笔，因为后者相对而言失真度会小很多。菲利普·拉金的诗已有诸多中译，但其中很多译作，引发的对拉金的误解可能会超过理解。而这本《应邀之作》，作为拉金唯一一本散文集结，对于认识拉金，乃至认识拉金心中的诗歌图景，都是很好的补充。举个例子，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拉金如此诚实和令人不安地区分小说与诗，“我在某个场合说过，小说写的是其他人，诗歌写的是自己。我想麻烦就在这儿，真的。我对其他人不够了解，我对他们不够喜欢。”

我的
阅读
报告

张定浩

奥尔特加·加塞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现代思想家，他的文章透彻清通自然，毫无烦冗之气，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典范。《大众的反叛》是其名著，本身不需过多介绍，他所预言的那种自负蛮横的“中人”形象，如今正成为我们身边普遍的存在，因此阅读这本一百年前的老书恰可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。这本书已有几个版本，但值得说几句的是今年这个新版是第一次从西语直译，译者张伟劫是年轻一代西语翘楚，也很值得信赖。我看之前的根据英译的中译本译者序言竟然说加塞特遣词造句艰涩，再对比此书，不由失笑。

离异三次且独立抚养四个孩子的单亲妈妈，做过中学老师、电话接线员、急诊护士、清洁工，酗酒又戒酒，业余写叙述自己生活的小说，这样的履历一定让我国的批评家如获至宝，认为又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可被他们扶植、利用和肆意发挥的“底层写作者”，但露西亚·伯林用她的小说击碎了这种虚妄。实际上，她是作家中的作家，修养良好，文笔既简练斩截又丰润多姿，所思所想广博而深刻，如果找一个参照系，我觉得她有点像莉迪亚·戴维斯和埃莱娜·费兰特的合体，诚实到令人不安，面对人性的弱点毫不留情，同时又拥有欢乐和捕捉欢乐的能力。我相信《清洁女工手册》在2021年的引进，会带给当代中国小说一点新的气象，正如雷蒙德·卡佛当年所带来的，而很有可能，露西亚是比卡佛更强悍也更值得效仿的存在。

张定浩，生于安徽，现供职于《上海文化》杂志，著有文集《既见君子：过去时代的诗与人》《取瑟而歌：如何理解新诗》《爱欲与哀矜》《孟子读法》，诗集《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》等。译有e.e.卡明斯《我：六次非演讲》，丁尼生《悼念集》。

